



然而，
就是那颗星星啊，
却温暖、照亮了你的人生，
并与那满天的星斗一起，
闪烁在浩瀚无垠的夜空。

Wang Yijuan

王一涓 / 著

七个 星星 天外

QI

BA

GE

XING

TIAN

WAI



南京大学出版社

古今



星外

Wang YiJuan
王一涓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八个星天外 / 王一涓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305-14172-0

I. ①七…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737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七八个星天外

著 者 王一涓

责任编辑 禹 玲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18.5 字数 313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172-0

定 价 4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一、恰同学少年	1
(一) 童年记忆	3
(二) “文革”纪事	17
(三) 回故乡	21
(四) 恰同学少年(上)	24
(五) 恰同学少年(下)	33
(六) 果园散忆	40
(七) 伊甸园里	46
(八) 我的高考	54
(九) 实习	60
(十) 毕业歌	64
(十一) 办公室的故事	68
二、无用书生	75
(一) 外婆家	77
(二) 关于鱼的记忆	80
(三) 毬子	83
(四) 2008 年 1 月 30 日记梦	85
(五) 钱包的喜剧	90
(六) 难得不糊涂(上)	92
(七) 难得不糊涂(下)	95
(八) 无用书生	98

(九) 我与书	100
(十) 运气	102
(十一) 学车那点事	106
三、自行车驮着的岁月	111
(一) 依恋	113
(二) 罗比	115
(三) 识字记趣	117
(四) 宦海沉浮录	118
(五) 儿子的车情结	120
(六) 教子 ABC	122
(七) 父与子	124
(八)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26
(九) 优胜纪略	129
(十) 失踪记	132
(十一) 饮食男女	136
(十二) 自行车驮着的岁月	139
(十三) 男女有别	143
(十四) 儿子的自行车	145
(十五) 足球,哥们来了!	147
(十六) 心曲 ——写在儿子高考之后	149
四、我在哪里找到了你	153
(一) 我在哪里找到了你	155
(二) 毛妹	157
(三) 江森司徒	159
(四) 书呆	161
(五) 爷爷	164
(六) 邻家大哥哥	166

(七) 何日彩云归	168
(八) 写在腊梅花开时	171
(九) 心祭	176
(十) “非典”教授——许志英老师印象	188
五、哈里和它的朋友们	193
(一) 漫话压岁钱	195
(二) 考试风俗画	197
(三) 装修变奏曲	201
(四) 遭遇“君子”	204
(五) 家住江边第一楼	206
(六) 停水记	210
(七) 开到荼蘼花未了	212
(八) 童稚语录	216
(九) 我家小菜园	219
(十) 哈里和它的朋友们	224
六、满眼风光北固楼	227
(一) 威海致友人	229
(二) 嵩山行	233
(三) 满眼风光北固楼	235
(四) 台湾媳妇在汉城	237
(五) 在韩国旅游	239
(六) 欢乐的海滨浴场	242
(七) 温暖海南行	244
(八) 历史的一小步	247
(九) 再向海南行	257
七、《红楼》絮语	263
(一) 《红楼梦》中的幽默	265

(二) 大观园中文学沙龙的掌坛人——说李纨	269
(三) 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说史湘云	273
(四) 半奴半主——说鸳鸯	277
(五) “世难容”——说妙玉	282

望星空

——代后记	286
-------------	-----

一、 恰同学少年

(一) 童年记忆

引子

如果不是 1957 年,我的童年记忆可能就是另外的内容了。

1957 年我爸爸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在这之前,他在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了两年,1957 年反右斗争时,学习结束刚好回去参加运动。开始时我爸也想提些意见,帮助党改些小毛病。以他这样十几岁参加革命,枪林弹雨中入党,早就把自己身家性命跟党的事业捆绑在一起的人,是决不会不响应党的号召、不参加集体活动、自己在一旁看热闹或闲逛达的。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想好提什么意见(毕竟很长时间不在单位,刚刚回来),早上出门一看,懵了!自己的大字报被贴了出来。内容是说他在北京买了一双皮鞋,联系到他的不太被党看好的家庭出身,说蜕化变质也可,说阶级本性也行,怎么说都不算过分了。本来一腔热情准备参加革命的,谁知被人提前革了自己的命,这下我爸就不好意思往革命队伍里挤了,在家埋头反省自己罢了。其时也有运动领导找我爸谈话,鼓励他放下包袱,大胆革命,但想到自己的原罪和新错,对运动终归胆战心惊、意兴阑珊了。运动后期看到一批批被打成右派的同志和朋友,我爸真感激那个写他大字报的人,想不到因祸得福了。

但在阶级斗争越抓越紧的年代,身上烙着出身不好印记的爸爸终究是不会被重用的,于是我爸工作调动到了一个县级法院。刚到县里报到,行李还未放下,在“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指引下,我爸直接先到一个乡去锻炼,就是和农民一起光着脚丫子下田挥镰刀抡铁锹的那种。我爸是那种再没有价值的事也要把它做好的人,劳动了二十多天,当地人不愿让他走了,这时成立了人民公社,于是我爸阴差阳错成了那个公社的第一任社长、书记。那年月讲究“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至于专业对口、个人兴趣是忽略不计的。又于是,我

妈的工作也调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全家也搬到了那个地方，我的童年记忆就和这个名叫朱集公社的小乡镇连在了一起。

公社大院和我的家

公社“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地主的住宅，说是大院，我小时候看着大，现在想来也不很大。好像是由两个连在一起的老四合院，与向南几十米又盖的一排新平房共同组成一个大院子，共一个大门出入。原来院子的门，变成“过道”了。南面的那排房子，好像单间的多，基本上住一些单身的工作人员，但也有例外。记忆中有个我喊黄姨的是一家两口人住在那儿，孩子不在身边。他们夫妇都是农业技术员。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调到什么地方去了，但说“文革”一开始，黄姨就自杀了，说是偷听敌台。这是后话了。凡是带家属的，几乎全住在老四合院的四周房子里了。我们家住在靠里边一个四合院的三间北屋，那应该是进到这个院子最里面的房子。房子比较高大，墙很厚，这从窗台的厚度可以看出。中间开门，是老式的两扇门。中间屋子是当作起居室的，后墙是一扇窗户，窗户也像门一样，是两片小一些的木门，关起来房间就比较黑了，但不关上有点害怕，尤其是晚上。窗户有一排木棱子，夏天我会躺在窗台上睡觉，很凉快。更多的时候，我就坐在窗台上呆呆地透过木棱向外看，连同我们家的老猫。窗外是堆得很高蜿蜒不尽的土堆，上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树，人们称那土堆叫土圩子，大概是地主的防御工事。土堆那边是什么，就看不见了。树荫很浓，地上似乎一年到头潮湿，没有人到这儿来，有些森森地，只有知了叫的时候有些热闹。房屋门前有一棵老梧桐树，树冠很大。春天开满浅紫的花，清新淡雅却流光溢彩。花儿落了，树叶便长满枝条，浓荫匝地。我外婆喜欢坐在树下摘菜，或者和邻居聊天，只是她很少空着手聊天。院子里孩子很多，玩起来很热闹。尤其是放学以后，玩在兴头上都不知回家，然后你会听到各家催促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在薄暮的炊烟里。我二姐算是个孩子王，淘起气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曾听大姐说起过她的趣事，说晚上喊她来家洗澡，极不情愿地回来以后，责备大姐说，满院子喊洗澡洗澡的，多难听！大姐以为小姑娘知道害羞了，下次再喊的时候，换了个说法，喊她回来洗脸，结果她把自己的话早忘了，反而说：这个时候洗什么脸！根本不回来。这种热闹的景况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记不清是哪一年，下放非农业人口，许多没有工作的家属举家搬走了，院子里从此冷清

下来。这时我们要玩，只能走出院子了。

我的第一个小学

我的第一个小学也是一个“四合院”，南北两排是教室，西边的房子做什么用的，没有印象，东边好像大部分是厕所，尤其是两个学生厕所，简直是硕大无朋。中间的空地就算是操场了，靠一头有一块长条石，校长、教导主任们会在清晨早操后，站在那里训话。学校后面一道小门通着幼儿园。我妈懒图省事，我上一年级时还让我在幼儿园过日子，二年级起才回家。我上学时小了点，记得冬季的一天，可能放学晚了，我想小便可是不敢说，一直坚持到放学回到幼儿园，我跑到厕所，可是手冻僵了，加上技术又不熟练，裤子怎么也解不开，就尿裤子了。也没敢跟老师说，后面的事情就记不得了。每个教室门前都有一个半月形的小花圃，都有一棵月季“树”。我称之为树，是因为它真大，高大约两米多，树冠直径也有三米许。有紫红色的，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花开季节，窗户打开时，花枝老往教室里探头探脑，惹得人老想看它。女厕所前面有一棵大树，上面缠着鸡蛋粗细的葡萄藤（我那时以为是棵葡萄树，后来知道葡萄是藤蔓植物，自己不可能长那么高，因此断定支撑它的是一棵别的树）。有一次一个叫二超的男孩和我们一起走到那儿，发现树上长了葡萄，他爬到树上，摘了几粒扔下来，捡起来后，他把葡萄汁挤在一块碎碗片上，告诉我们葡萄糖水就是这样制成的。二超妈妈是医院的司药。尽管出产葡萄糖水的葡萄树长在女厕所跟前，可我还是不敢轻易去那儿，除非课间大伙儿一块去。据说这院子枪毙过人，早上进教室上早自习的人，还有看见过闹鬼的。女厕所门前，雨天或晚上，就有人看见过磷火。学校门前不远处，有一片小小的池塘，丰水季节才有水，若是冬季，就干涸了。那是夏季的一个傍晚，我从校门出来，嗅着一路的月季花香，走到小池塘边，不知为什么把脖子上的红领巾解了下来，放到清澈的水里浸湿，然后双手高举过头，仰面看见湛蓝的天空，镶嵌着朵朵白云，那一刻，我的小心眼里洋溢着美好，这情景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感受得到。

后来这些房子变成家属宿舍了，我的小学搬到了新盖的房子里了。

大礼堂和周围建筑

大礼堂者，只是一幢二层楼的建筑，主体是礼堂，有舞台、化妆室，开会、演戏、放电影，都靠它。可以盛纳观众七八百人的样子。附属建筑就是那二层楼，楼底是礼堂的进门过渡，两头有办公室。楼上的房间是机动的，开大会时是与会者的宿舍，剧团来演戏，就充当演职人员住地。大礼堂建好的时候，是很轰动的，好像除了县城，别的地方没有这样气派的建筑，剧团和电影放映队都喜欢光顾这个地方，因此也把这个公社的文化活动搞得很红火。有一年三八节，我在这个礼堂看到妈妈给妇女们讲话，非常新奇，那是我第一次（好像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妈妈异样的丰采。但是成也何败也何，为了这个礼堂，我爸没少受折腾，反右倾时说它是成绩，批冒进时它就成了罪证，为它不知检讨了多少次，一直到“文革”中还抓着不放。80年代末我曾有机会旧地重游一次，我童年时代的天堂，用满目疮痍、破败不堪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最高最显眼的建筑，还是几十年前的那座礼堂，只是今非昔比了。当时的礼堂，除了看戏、看电影去，平时也去滑楼梯（骑在楼梯上往下滑）、捉迷藏。捉迷藏需要有大孩子领着，否则有点怕。还记得一次开大会，好像大小队所有干部都来了，种瓜的队里就有送瓜的车来，我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人家给了一个瓜。我爸是绝对不许我们特殊的，所以这个瓜就不敢吃，玩到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也不敢把瓜带回家，想了半天不知怎么想了一个馊主意，用几块砖头围成一个正方形，把瓜藏在里面，上面再盖上砖头，然后回家。第二天想起再来时，院子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我想我那一次的举动，是给“此地无银”的最生动注释。

礼堂对面一路之隔有一个花园，说它花园而不说公园，是因为它没有建筑，纯粹是花。花园里还有一个水塘，塘里有一只小船，也可以玩玩。看花的是个老头，其时大约五十多岁。极负责，爱花像爱命一样。可是他越不让摘花，我们越想摘，好多时候都是没摘成花反被抓住训斥一顿。花园里有哪些花，说不清楚，总是姹紫嫣红开遍的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迎春花开了，金光灿灿，灼灼炫目。还有一种说不出名的小白花，也是一串串密密匝匝地开，绿绿的叶子，细碎地点缀其间，特别养眼。我和几个比我大的女孩子冒雨偷来几枝，模仿古装戏中小姐丫环的打扮，把辫子打散，束在脑后，把长长的花枝弯成花环，戴在头上，臭美得不得了。

花园再往里走，是中学后面的操场，操场前面自然就是中学了。中学的对面，也就是礼堂的南面，是新盖的小学，我后来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小学教育。中学一到放寒暑假就大门紧闭，可那里住着两个我从幼儿园起到小学的同学，他们想出来，我们想进去，所以常会在大门上爬来爬去。我有个同学的姐姐，当时上六年级，长得挺漂亮的。她同班有个男同学，比较喜欢她。一个关于她的故事，说一次上语文课，老师提问她一个生词，她答不上来。那个男同学悄悄告诉她答案：心如刀绞。结果全班哄堂大笑。老师问的那个词确实是“心如刀绞”，但被理解为此刻男同学自己的心情。这个男同学是我另一个同学的哥哥，他们家就住在中学里边。我们这些小不点曾经爬门给他们传递过纸条，为这事还被女孩子家长骂过。中学的操场连同花园，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改成水稻田了。反正我后来也长大了，那个地方我不去了。

我在小学有一段时间迷上读课外书，吃饭、睡觉、走路，都看。可能是老师告状了吧，一天我回家，头上顶着席子（那时学校要求在学校睡午觉），腋下夹着一本《故事会》，进门上台阶时，脚绊着门槛，胳膊一松，书甩了出去。我爸正好在家（他一般都不在家），他上前一脚盖在书上，看也不看，问，是语文书？（这是在找茬）我说不是。后来就被罚跪了。我小时很瘦，腿上尽是骨头，跪起来是很疼的。我妈瞅我爸出去时，让我起来，我还充英雄，就是不起来。后来我姐姐也回来了，我们一道被带到学校教导主任那儿，主任拿出一张数学试卷，当着我爸的面考我们。这当然难不住我。然后回家，又叫写检讨。我其实语文也不错，尤其是比我姐强多了，但那次检讨不如她写得好。我想我是太激动了，而她太狡猾了。我爸忙得很，一般没时间管我们，那次舍得在我身上花那么大的本钱，我猜老师的坏话说得很严重。

我的几个同学

苏联

苏联是我一年级时的同学，她大我一两岁，因为留级，只和我同学一年。但她就住在公社大院外面，叫作“下宅子”的地方，所以是很熟的。苏联的父亲是个泥瓦匠，好像还是个工头，家中相对比较富裕。但苏联的妈妈是个蔫性子，做事特别慢。苏联下面的弟妹很多，苏联妈妈根本带不过来。据说他们家孩子小时候大小便都在床前，而且不打扫出去，每次放些土盖上就完事。天长日久，屋

里成肥料堆了，生产队的人到她家起了很多肥料出来。苏联妈妈因为做事慢，家里的孩子身上穿得就很不周全，经常是新衣服来不及钉扣子就穿上了，而且可以一直穿到坏都没钉上扣子。苏联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家境又比较好，所以她的衣服一般是裁缝店里做，而且一般是蓝制服。每年冬天一件新棉袄，可是里面没有衬衣，外面没有罩衫，没有几天就脏了。她又不扣领上的扣子，人又白，大冬天雪白的胸脯露出来，难为她也不怕冷。刚上学时，她就是一身蓝制服，还戴了个蓝帽子（那种帽子当时中国的男同胞，主要是干部，包括毛泽东等，都戴）。她没有小辫子，她妈压根就没时间打理她。所以她就像个男孩子，曾经因为上女厕所，被老师抓住训话。苏联因为是农村户口，可以不用下放，她后来被推荐上了一个师范学校，毕业后赶上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改行当了干部，而且还是妇女主任，真是没想到。

猫眼

猫眼，顾名思义，眼睛像猫一样。猫眼是个大眼睛的女孩子。她和我小学哪一阶段的同学，同学多久，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她极爱笑，说话又脆又快，吵起架来很厉害。她也住在公社大院外面，但是在后面，那地方我不常去，据说几家都是地主。不知是哪一年，几家地主都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我后来想其实他们的身份就是流亡地主了，过的就是被称作“盲流”的日子吧！猫眼也走了，和她的家庭。然后我们就把她忘了。再见到猫眼时，已经“文化大革命”了。当时物质特别紧张，人们都很穷。猫眼和她妈妈也是衣衫褴褛的，想来日子过得很艰难。猫眼回来跟我们就不打交道了，整天跟一个外号叫“小闺女”的男青年搅在一起，说是“好”上了。（天哪，她才多大！）“小闺女”家也就娘儿俩，家贫，娶不上媳妇，猫眼去了，一家人爱得不得了。可是猫眼的妈妈不愿意，闹得要死要活的，实在气急了，说不要猫眼，回去了。猫眼倒是铁了心似的，住在“小闺女”家不走了。“小闺女”的妈妈忙着准备他们结婚，钱也给她，布票也给她，就在婚礼前夕，猫眼不见了。猫眼和她妈妈在演双簧，大约这是她们那时的谋生手段了。

朱方红

朱方红当过我的班长，是个腼腆腼腆的男孩，说起话来很害羞。他姐姐是我大姐同学。我记起他来，是因为他后来的遭遇实在让我惊讶极了。说不清他是什么时候不上学的，但有一天听说他要给人家当倒插门的女婿了。童养媳我听说过，《朝阳花》中的吴小兰就是童养媳，她受不了“烂眼公公”和“油嘴婆婆”

的虐待，参加红军进行长征了。可我没听说还有“童养女婿”的。朱方红过门的那天，我真的去看了。只见他躲在屋角，一副木然的样子。想到他就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觉得挺可怜的，去了要做人家的小女婿，又觉得很滑稽。

还有一个记不起名字的

这个同学个子特别高，坐在最后一排，可能比一般同学年龄都大，所以不太合群。但是他比我们都富有，好像身上经常有零钱。有一次我看到他跟着一个小乐队，走在娶亲的队伍前面，吹着一个我记不起来的乐器。他穿着黑色的长棉袍，夹在大人中间，身材突然就显得矮小瘦弱起来。也俨然地吹着，我觉得滑稽极了，立刻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道”。我其实没见过道士，不知怎么，直觉老道就是那个样子。以后他再出现在教室里时，我觉得别扭得要命。他不久就不上学了。

周围几个认识的人

我说的这几个人，说认识，有些牵强，因为从来没打过交道；说不认识，似乎也不对，我知道他们的姓名，知道他们的一些事情，而且他们肯定也认识我。他们都是公社大院附近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一户很像地主的人家

这家人姓宋，一个寡母带着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有极好的名字，分别叫之洋、之江、之海，且都已长大成人，长大到都应该娶媳妇的年龄。我说他们家像地主，主要是指他家老大。老大眼睛很大，大得有些过分了，就好像带些凶相。眉毛、胡子都很黑，都很长，不太像好人。我以前一直没有看见过宋之洋，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群众都出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了，宋之洋也登台唱歌，仍旧是满脸眉毛胡子。人家说这是三等（就是宋之海）的哥，我才认识他，我还想，怎么坏人也可以上台了。后来人家说，他们家是地地道道的贫农。老二宋之江长得一表人才，要是当时有电视剧，他可以当男一号。身材高大英挺，五官端正，人也好，不卑不亢，不像其他两兄弟，都有些獐头鼠目的。但是家穷啊，后来到县城给人做上门女婿了，据说媳妇没有头发，是个秃子。三兄弟当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老三之海，但之海这个名字，一般人都不晓得，他流行的称呼叫三等。三等的出名是因为他残疾，个头没长起来，像个半大的孩子，有严重的驼背鸡胸。他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干农活，所以变成专业

的看场、看庄稼的人了。他有的是空闲时间，话也多，留下的“段子”也就多。他曾经炫耀过他的聪明，说一家四口人吃饭，可能那顿做了稀罕饭吧，全家人都动用大碗，唯有他使只小碗，他妈妈和哥哥很诧异呢，什么时候三等在吃饭上谦让起来了？结果三等很快就让他们笑不起来了。小碗里的饭自然先吃完，在别人大碗里还有的时候，三等换了家伙，抄起一只大碗，把所有的都纳入了自己碗中。三等用智慧赢得的胜利，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碗饭，所以三等有理由开心。尤其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一碗饭，是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情况下，所以才值得用智慧去争夺。在有三条壮汉的家庭里，吃不饱饭可能是常有的事。我亲眼见过三等绘声绘色地描绘玉米面窝头的吃法。他说，把窝头放在小火上慢慢烤，烤得透透的，外面烤到焦黄，吃起来别提多香了！那种情状我描述不出来，如果不是对食物有着极大的热情、向往，是不会那样投入的。前面说过，他们家很穷，两个正常甚至出众的哥哥尚且“待字闺中”，何况他一个残疾人！不过三等人残心不残，对爱情同样憧憬。他不止一次地讲过，他看庄稼，一个小姑娘到庄稼地割草，他赶她走，她不走，反而哀求他，他觉得她很可怜，不光不赶她走，倒转过来帮她割草。庄稼地里没有别的人，只有他们俩，他们并排割着草，不久就把篮子盛满了，姑娘很感激他。三等反复地说：“她割一把，我割一把；她割一把，我割一把……”我当时觉得这种重复很可笑且啰唆，不明白他得意什么。现在我懂了，那可能就是三等最浪漫的爱情故事。

小朵、小扣(蔻)

小朵、小扣是姐妹俩，没有父母，跟着奶奶生活。小朵是姐姐，小扣是妹妹。我不清楚小 kòu 是哪个 kòu，按她姐姐的名字下来，应该是“蔻”，可我怀疑农村人未必能想到这个字，他们能想到的意思，或者说更希望的，应该是把孩子“扣”住吧。况且这姐儿俩跟花朵似乎也不沾边。两个人面黑就不用说了，尤其是好像从来没洗净过，总是有一层土似的。印象中她们总是背着个筐子，割草、拾草（捡柴火），一年到头都这样。有时我们踢毽子、跳房子、赶“老牛”（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是在地上挖几个小洞，几人参加就挖几个，外围一圈均分，中间一个。参加者每人手持一根棍棒，撑在洞里，一人用棍拨动一块碎砖瓦，往中间洞里赶，其余人干扰，在有人出击的时候，别人会乘机抢占他的地盘，包括正在赶“老牛”的人，失去阵地的人接着赶“老牛”），她们也会在旁边看，但从不参加，有时她们自己也玩。有一天听人说，给小朵找了个婆家，说在“南边”，男人还给做了衣服。果然不久我就看到小朵穿着崭新的毛料裤子，裤子很肥大，裤脚宽宽